



我的食事

□陈橙子

饿了，脑门热血一涌：我要吃月饼！吃这事耽误不得，立马买了个蛋黄月饼，满怀憧憬地大快朵颐。吃着吃着，啥都不说了，蛋黄是臭的，赶紧吐了出来，但臭这事掩盖不得，嘴巴里依然弥漫着恶狠狠的臭味！想来，从小到大我就不喜月饼，我宁愿对着天空里美得奇异的月亮吃几口空气。吃空气当然有点夸张了，但喝水的时候我的牙齿会不由自主地咬呀咬，却是我的一种乐趣。

关于吃，我除了有这种无端生出来的吃月饼的恨事，也有吃水这种自得其乐的事，更有其他说都说不尽的事。身边朋友给了我一个“吃货”标签，嗯，不反对，但其实并不适合我，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个“吃鬼”。不知是不是身体缘故，我常常一瞬间就饿得脊背发凉，这时候即便天下排名第一的帅哥放到我面前，我都不为所动，谁给我吃的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常常狡辩，觉得自己可能是“低血糖”患者，但某个高人分析我，觉得我可能症状不符，并建议我找个医生问诊。但目前为止，我需要的不是医生，而是能够给我各种食物的恩人。如果你知道我在一分多钟时间里，将一整份印度飞饼消灭得干干净净，一桌子人看得眼睛发绿，但仍不忘慷慨地递给我一罐旺仔牛奶……嗯，“吃鬼”是我也。

为了大闸蟹，我可以步行一万步，只为了让胃空出足够的位置承载这人间珍馐；为了酸菜鱼，我可以先爬55层楼，鱼儿才能游进我的胃里；为了吃到正宗羊肉，我可以建议老板从新疆购置洋葱，当地洋葱辣得呛喉咙，新疆洋葱清甜爽口，吃羊肉的时候配上几小口，羊肉“蹭蹭”往肚子里钻……《水浒传》就不应该只有108将，把我这“吃鬼”排上，指不定天下就真正太平了，因为我一直以为吃能解决很多事。就像前几天在一家火锅店，火山石在短短30秒内就将鱼肉烫得鲜嫩无比，隔壁桌的姑娘怎么忍心跟服务员计较一滴水滴到她裙子上这么微不足道的事呢？说起来，我几乎每天吃饭的时候都会将汤水滴到衣服上……在家里吃饭的时候，老妈总让我系上围裙，因为她不愿帮我洗衣服。我也一直希望有店家在推广的时候，能够送我围裙，上面印着外卖电话，我一低头就看到你的电话，肯定会“召之即来”。

看到这里，想必你也会心一笑：果然是个“吃鬼”，一副恶狠狠的劲。但这不是全部的我，不然郑重其事地写上《我的食事》这样的题目有点名不副实了，就该直截了当：给你看一个“吃鬼”的全部嘴脸。事实上，关于食物，我相信缘分。

我不敢说自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我敢说自己“吃了相当的美食”，并且只此一次。在云南大理的时候，我在小摊上烤着鸡翅，等待的空隙，和几位摆摊的年轻人聊得热火朝天：去我家吃饭？好。就这样，我吃上了他们从山上采来的松茸，炖着从朋友家里捞来的半只鸡。面对这锅松茸炖土鸡，我可以飙一连串不带“脏”字的脏话，但唯能弱弱地说一句：太好吃了。就是太好吃了，其他话都统统靠边站。

日夜行车，路过贵州的时候，一车四人打算找个地儿吃饭。春节前夕，大多数店都关门谢客，一抬头看到一家小店，暖暖的红灯笼，莫名觉得这家店的东西肯定好吃。吃的是野生菌火锅，还有各种卤制的鹅掌、鹅翅。同行的人觉得这种小店肯定不过如此，竟然拿出“你吃鹅肉过敏”这样的弥天大谎企图将我拂走！骗子，我哪里吃鹅肉过敏，一定要吃。简直就是想吃到要死要活，最终一行人从了我。如果不从了我，你们怎么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美味：老板，再来一份卤鹅翅！老板，这野生菌的汤能喝了不？老板，下次要专门到贵州吃你们家的东西……老板说，附近街坊除夕夜都会到他们家定一锅，端回去美美地过个年。

在成都的时候，出租车司机说“好吃的火锅在重庆”，啥都不说了，跳下出租车，开上自己的车，往重庆赶。赶到重庆的时候早已过了饭点，于是一家一家找，找到“齐鸣火锅”的时候，服务员正在收拾，“求求你，让我们吃一顿吧，我们为了吃了你家的火锅，从成都赶过来的，还在路上堵了好几个小时……”为了吃了，真是声泪俱下、丧尽天良，铁石心肠的人也被我说得动了心。果然，服务员延迟下班时间。果然，齐鸣火锅好吃到天崩地裂。后来百度过，重庆最好吃的火锅榜单里并没有齐鸣，第二天我们也尝试了齐鸣对面的秦妈火锅店，但上了排行榜的秦妈却叫人失望。闻着齐鸣店里味道的时候，我的直觉就知道“对了”，就像在人群中看到那个对的人的时候，他在发光，我在怦怦心跳。

这个世界有时候很糟糕，我坚决闭上嘴巴，就此一言不发。但食物却简单得多，饿的深夜一盒泡面就是全部的温暖，流浪旅途中，得到过的那些美好的食物，其实是一段又一段刻骨的相遇。

吃多了会长肉，我去街上散个步，看见好吃的再顺几口，宅着不吃也不动的日子就交给你们了。

就此相逢

□布SAMA

“终于放出来啦，今几个老娘不吃到扶墙而出决不罢休！”六月一边涮着手里的羊肉，一边嚷嚷着。我坐在她对面，看着她，这一副大快朵颐的样子，真是让人羡慕极了，谁看了都会食欲大增。

这一天，我们刚从九寨沟回来。在九寨沟那风景如画，四季都能给人带来惊喜的地方，吃的却无法匹配得上。那几餐的团队餐连我这种对食物没那么讲究的人，都难以下咽，也难怪一回到成都，六月就像被刚刚放出来的饿死鬼一样拉着我去火锅店狠狠撮一顿。

三天前，我们还是互不相识的路人甲乙，因缘巧合之下，两人都报了同一个去九寨沟的旅行团。这个20人的团不是拖家带口，就是小情侣，一对对、一家家，唯独我和六月形单影只，也便凑成了一对。

算起来，九寨沟之旅是我的第二次独自出门旅行，距离第一次已经有七八年了。我把我人生的第一次长途旅行献给了帝都，那时候我读大二。一个傻白甜的大姐，啥都不懂。从学校出来换乘公交车去火车站时，发现没有零钱，边上又找不到能兑换的地方，不知所措地站在公交车上差点掉下眼泪。紧要关头，一位好心阿姨雪中送炭，帮我付了一元钱的公交车费，我感激涕零，无以为报。这事儿我肯定能记一辈子。

这趟远门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从杭州到北京，13个多小时。夜里躺在硬卧里，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没多久就到了北京。怎么这么快就到了，我还没坐爽呢，一路的风景呢，什么也没看到啊！第一次的火车体验简单粗暴，留了遗憾。在后来才得到了弥补，但也痛苦。人往往如此，一个欲望得到满足，新的烦恼又找上门来。此为后话。

而这一次，九寨沟美则美矣，也向往了很多年，只是出门时是那么地心不甘情不愿。有人推着你往外走，嫌弃你整天在他眼前晃来荡去，碍事儿。于是，我就这么出来了。出门赏美景散散心其实就跟做菜一样，做菜的人如果心情好，做出来的食物就美味，一个人如果发自内心地出门旅行，才能看到想看的风景。

但无论如何，既然祖国的大好河山都摆在眼前了，暂时的烦恼还是得抛却。六月是个十足的拍照狂人，沉醉在九寨沟的美景中不可自拔，一路上走哪儿拍到哪儿，“哇，这水好清晰，好美啊，来一张”、“这个树怎么长成的，我要跟它合个影”、“你也来，你也来，不

要错失美景呀”。她的粤普（对了，她是广东人）在九寨沟的沟沟里听起来也格外的动听。我很感谢她，如果不是她，我留不下这么多照片，回忆也不会这么清晰。这估计是我去一个景点，拍下的最多的人像照。

六月完全停不下嘴，吃饱了，开始跟我掏心掏肺起来，这可能是因为大脑缺氧造成的。相伴而行的那几天，我只知道她工作了一年，辞职了，就跑到成都这既有美食又有美景的地方享受一段日子。过多的疑惑，也不好多问。

每个走在途中的人注定都带着故事，希望借此来寻求解脱。六月也一样。

她的辞职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带着满腔怒火离开了公司。职场中的潜规则对她这个职场菜鸟来说，太不能适应。刚上班没多久就被老总带着应酬，一星期至少三四次，常常喝到不省人事。“觥筹交错、推杯换盏间，我又得到了什么”，六月常常这么问自己，开始怀疑起自己的人生。最后，当她三番五次借口推脱掉应酬时，老总终于忍不住了，给她穿了小鞋，把她快要收尾的工作项目交给了别的同事。一怒之下，六月跟老总大吵了一架，甩下一句“老娘不伺候了”，搬着自己的东西昂首离去。

她的旅行还带着些许伤感。没多久，大学时候开始谈起的男朋友也吹了，甜蜜的、心碎的在一瞬间通通涌上心头，还要经受母亲整天在耳旁喋喋不休的唠叨。一夕间，似乎所有不好的事情像潮水般奔涌而来。她就想出来透透气。

“你说，人TMD怎么就能这么倒霉！”现在说起来，六月的眼里明显还带着些复杂的情绪，不甘、不舍、不解都有。她还不忘文艺一把，念了一段米兰·昆德拉的《玩笑》中男主角路德维克说的话：“留给我的，只有时间，我前所未有地与时间密切起来，它与我过去理解的那时间不同，一种变形为工作，爱情和努力，一种非常谨慎地隐藏在我的行动后面，因而不加思考就接受了时间。现在它则是赤裸裸的时间，是自在和自为的时间，是出于最基本、最原始状态的时间。它迫使我称‘它真实名字。’”

我问她怎么记住这么长的一段话，她说她想像路德维克这样活，但是做不到，就一直背，一直背，或许记住了就能成为他。事实是，六月还没能体会到。

我想，那时候的我也是同样不能体会路德维克这句话的含义的。因为九寨沟回来后，我仍然把日子过成了狗。直至多年之后，才清晰明了起来。

永夜

□虫 虫

光 年

多少亿年，你在阒寂的黑夜里穿梭。只为某一晚，用针眼大的光斑将苍穹刺破，引得一对深目的停泊、一丝云影的飘过。多想让你千里而来的远喙，一啄我胸中爆浆的硕果。这样你便有了太阳疏狂的流火，而我也便有了你忧伤的泪沫。

银光衣

雨夜里，一束光
像山洞里的手电，
徐徐地照亮我的瞳孔，
拉平我的仰望。
哦，是披上银光衣的电缆，
拉起小夜曲的线谱伸向远方。

今 夜

今夜，
你在蜡烛上刻下爱的誓言，
你说，不必点燃，
那会烧心。
可无光的夜晚，
我什么也看不见。

最黑暗的时刻

黄昏，
享用着太阳最后的血吻，
之后便是最黑暗的离别
和离别后的月隐星吞。
然而，暗到深处，
又浮现诡异的紫魄、蓝心，
是那高楼上交闪的霓虹，
用迷醉擦洗沉沉的夜幕。

疾 夜

星光啄开了夜幕，
晚风擦凉了火炉，
莲心装殓了清露，
野草破开了黄土。
遮蔽里，无声里，
一切都在生发，
一切都在变幻，
像风无端地吹拂。

迷 夜

皎月钻入厚厚的云中，
好似过冬。
车灯水洗的长街上，
霓虹灯透着深度发炎的红。
灭了，又亮了，
像闪烁的烟头，
烫出一个个明晃晃的窟窿。
灯领受夏炎衣钵，依旧浓烈，
时不时映照着纤尘的来势汹汹。
想起，柿子林里，
甜霜化开的日子，已是秋雨重重。

